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學易記卷一下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百三十五 經部

學易記上經卷一下　　元　李簡　撰

䷂ 震下坎上

伊川曰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也又動于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

白雲曰易為三才之書其言道則三才之道也天地人雖均為三才獨人道雜而多端无天地之純全故純剛為乾而盡天道純柔為坤而盡地道至於人事不齊一卦不足以盡故自屯至未濟所載人事為多而人道自此明矣

南軒曰一元之氣動乎重陰之下險礙未通所以為屯屯者物生之初歟故六二有女子字育之象令物之始萌必鈎孿拳曲可以見屯之義矣在時則君子

力微而未伸險塞而難進故六爻之義皆不可有攸往

誠齋曰物勾萌未舒曰屯氣始交未暢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伊川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

龜山曰勿用有攸往以初爻言之也險在前屯難方生遽而往則行險而犯難矣

誠齋曰物屯求亨時屯亦求亨然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為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為能克寡助故曰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伊川曰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于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貞固也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

龜山曰乾一索而得震陰陽始交也坎在上難生也陰陽始交而未成澤坎之所以為難也震動而坎險

動乎險中合二體言之也止乎險則蹇動乎險中則亨動有亨之道也盖險非可止之地止則終于陷而已矣故動乃亨也夫屯難之初上下无常分貴賤无定位非正也屯難平而後君君臣臣而天下治故曰大亨貞言亨而後貞也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而澤下流矣天造草昧非寧居之時故宜建侯而不寧建侯所以自輔也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白雲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經綸者經綸天下之事也晦菴曰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白雲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則居屯者有不可動之勢而天下萬物方資于濟屯之才則濟屯者為不可不

動之時以不可動之勢而遇不可不動之時此其所以盤旋也初九以剛明之才濟屯之難居正而靜不違勢建侯而動不違時其於屯也何不利之有故雖盤桓而不失康屯之道故曰志行正也况以陽下陰大得乎民矣聖人經綸建侯非自為也為民而已為民而得民其難濟矣夏商之季湯武其盡之

龜山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初以剛明之才處羣陰之下能以貴下賤也其才足以濟時之

屯又能以貴下之宜其得民矣志行正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也

誠齋曰一陽為二陰之主故曰貴二陰賤而一陽下之故曰下賤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龜山曰初雖有剛明之才足以濟難而亨屯以之為君則未也六二守女子之貞宜其不字矣至其數極

而反常則君臣之分正故十年乃字十數之終也

潘氏曰班猶班師之班言方進而復退也

雷氏曰屯之六二有應於五柔順中正一心所事迫於初九之剛而不得如其志故曰屯如邅如言遭難而徘徊也如辭也乘馬者欲去而歸於五也見拘迫而不得去故班如班旋也然初九求六二非欲害之求合而已故曰匪寇婚媾

劉氏曰女子貞不字者六二守正不許也女子許嫁

竚而字故字謂許之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虞翻曰即就也虞謂虞人掌禽獸者

伊川曰六三陰躁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

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

猶无虞以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

龔氏曰幾殆也

誠齋曰鹿譬則功也虞人譬則應也故後世有逐鹿

之說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伊川曰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

才不足以濟屯故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初陽剛之

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共輔其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知已不足求賢與之共濟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已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白雲曰伊川曰人君之尊於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有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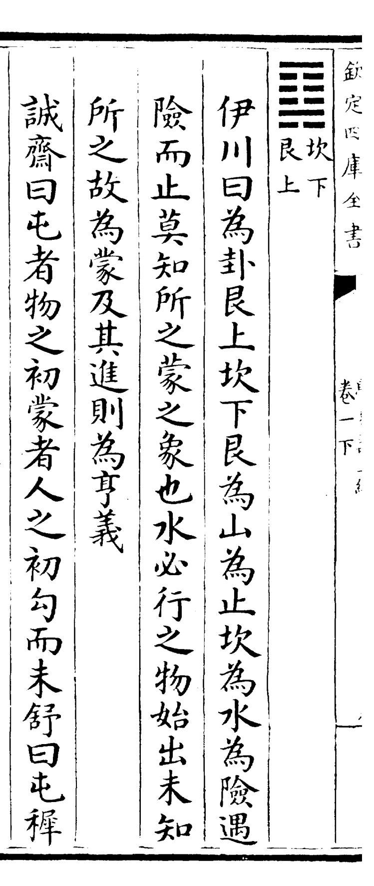
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髙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雍曰九五位非不尊也處非不正也見捹於二陰而有屯膏之象者盖五方自屯於險中豈能膏澤下於民哉然女子小人皆陰之類也能捹君之德者也能屯君之澤者也人君惑而好之乃所

以自致其屯也

小貞吉大貞凶謂攻之有漸去之有方庶乎其可不然則容養亦亡决裂亦亡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拚君之德屯君之澤而陷君于難者上與四也君既陷于難為小人者亦豈能獨保其安哉乘馬班如謂窮阨而无所歸也窮阨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凶可知矣



坎下艮上

伊川曰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知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

誠齋曰屯者物之初蒙者人之初勾而未舒曰屯穉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之理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白雲曰物穉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此蒙之所以亨也

誠齋曰教者无求於學者然後先王之道尊學者有求於教者然後教者之言入道尊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堅故无求非傲有求非訕

伊川曰發蒙之道利以貞正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

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伊川曰内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二以剛明之賢處于下五以童蒙居于上非是二求于五盖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盖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筮占決也初筮謂誠一而

來求決其蒙則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未發之謂

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

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

蕺山曰志應者非體應也誠應也

南軒曰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記曰幼子常視

毋誑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盖童稚之時表裏

粹然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人者守

此而已人能於是時保養護育使邪僞之情无自而

入及其既久則虛靜純白渾然天成施為動作酬酢進退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於斯乎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禮樂射御書數小學之事也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大學之事也幼則教之以小學長則教之以大學乃時中之義也躐等欲速烏有能亨之理哉先儒嘗云進得一分便進一分此即亨之之道也再三瀆謂聞言不信其心二三也心既二三不當告也告

則徒為煩瀆汝安則為之即此意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耿氏曰泉者養源於山者也養源於山故其出不窮

南軒曰不謂之水而謂之泉者泉有始達之義

龜山曰泉之始達萬折必東避礙而通諸海果行者取之盈科而後進不舍晝夜育德者取之

白雲曰山下出泉行之所以果行止之所以育德非以泉行而山止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疏云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廣平曰民迷則目无所見耳无所聞若以物蒙其首也

誠齋曰蒙在發發在豫初者發之豫也聖人何以發之教人大立法立法大正已已正於上人覿於下迷者覺蔽者解如械得釋如囚得宥其何快如之故曰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快之至也刑之為言法也如刑于二女之刑故曰以正法也然則以言語教者末矣而況威乎以往吝者過是以往則吝也如威令是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刑人之義也○房景伯母以道訓山民即此義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伊川曰包含容也卦惟二陽爻上九剛而過惟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茍恃其

明專於自任則其徳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

以尊卑言之五父道也二子道也以卦材言之二即五之師也聖人恐九二以師道自居或失臣子之義故以子克家戒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伊川曰三以陰柔處蒙暗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得時之盛故舍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

不正之婦勿用取也取之則必將敗亂汝之家故曰无攸利六三坎體水性趨下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白雲曰孟子曰夫苟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何困之有夫苟不好善則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是其所以困也故以此而居上則失道而寡助以此務學則孤陋而寡聞然則困蒙抑亦自取之歟伊川以吝為不足謂可少之也然有嗇而

可鄙之意

誠齋曰窒於通之謂困啬於從之謂吝吝疾者諱醫吝過者諱師四之困蒙而復吝於親賢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歟

陽明陰暗陽實陰虛九二為一卦發蒙之主四陰皆賴發其蒙初與三切比之六五與之應四獨遠焉其困吝乃自取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曰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為人君者茍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已也舍已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

龜山曰五居尊位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不挾賢也茍有求焉有所挾則皆在所不告自天子達於庶人君子所以俟之一也故惟童

蒙乃吉

誠齋曰有童穉之蒙有小民之蒙有學者之蒙有聖人之蒙六五以人君之尊秉巽順之德自居於童穉之蒙以下學於九二剛明之賢此聖人之蒙也聰明睿知而守之以愚者也高宗自以其德弗類而學於傳說武王自以不知彛倫而訪於箕子所以聖益聖歟此所謂蒙以養正聖功者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蒙即昏蒙未有知也故初則發之發即教也而終則擊之擊者小則鞭朴大則刑戮也教之不可而後用刑是聖人刑以弼教也禦寇者閑其邪止其惡引之於剛中之道也為寇者非徒不能引之於道而反驅之於邪惡之域也異端之為寇也久矣禦寇而不為寇上下得不順乎九二為一卦發蒙之主不能戒之於早終至於過而後擊之然非教之不至抑亦有頑鈍愚惡難於悛改之人去其敗羣罰一人而千萬人

說所謂上下順也羣陰皆頼九二發其蒙故象言上下

䷄ 乾下坎上

伊川曰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伊川曰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須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須之主

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旣正且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而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者有旣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伊川曰以險在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

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既正且吉也所以能然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既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

龜山曰五以剛中正履尊位而不疚故有孚光亨貞吉有孚剛中也光亨大亨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光斯大矣不曰大亨者以其有險而剛不掩焉故曰光亨也夫剛健而上行乾道也險在前而不進有

需之義焉故曰需須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動與時偕天行也故險雖在前而不能陷其義不困窮矣以剛健之才需而後動則往无不濟矣故利涉大川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伊川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須待之義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

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為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陽之為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静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

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伊川曰坎為水水近則有沙衍寛綽也二以陽剛之才而居柔守中寛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

耿氏曰乾之九二寛以居之履之九二履道坦坦寛衍而夷易无如二之中也故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近

於險故小有言然而寛行在中未至迫也所以得吉而終者也

有沙之地多寛衍而平易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伊川曰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眚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逼之故云自我若能敬慎量宜而進相時而動則无喪敗

也

龜山曰需而迫於險則致寇自我矣然乾健之極非險之所能陷故敬慎則不敢需而後動能敬慎者也若夫行險以徼倖雖有剛健之才能不敗者鮮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單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而其體坎也當陽之彙進而為之難者也方陽之漸進也則出言以害之陽之既進則為寇以禦之及其陽進已至量力之不可敵也

則順以聽命焉此小人之所以為小人也血者陰之傷也穴者陰之安也出其所安以需焉此所謂順以聽者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白雲曰先人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和平需之所謂貞吉也雍曰飲食非自養也養賢而已養賢以及萬民所以應天下之需也鹿鳴之君盖得需于酒食之道天保之福所謂貞吉

也

誠齋曰陽彙而進陰引而退九五以陽剛居中得正而位乎天位險者夷難者解天下治平矣需于酒食乃太平之君以飲食宴勞忠臣嘉賓之事也貞吉者待之有禮而无過不及之謂也故象曰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或以為尊位或以為无位需之上六以陰居一卦

之上是陰柔之才處尊位而不當者也穴者陰所安也六四貪而固寵以有位為安故聖人戒之曰出自穴令不固其位也固位以待則傷之者至矣故曰需于血上六居一卦之終終則變矣方之六四是无固位之心者也四以有位為安故戒之出上以无位為安故勉之入入于穴是雖有尊位而不居也三人謂下之三陽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謂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謙而知變有

尊位而不居羣剛之來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哉故終吉而无大失也若夫需道之終猶欲固位以為安懷險以為難亦君子之所不容也能无凶乎

☰☵ 坎下 乾上

子夏曰兩其情則上剛而下險兼其象則心險而行健能无訟乎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伊川曰訟之為卦上剛下險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為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不窒則不成訟矣而有惕懼又居險陷之中亦為窒塞惕

懼之義訟非善事得中无過則吉終極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訟者求辨其是非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不利涉大川謂若蹈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誠齋曰天道上行水性下注天左而西水右而東相違而行此訟之象也

伊川曰絶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白雲曰作事謀始期无訟也邦无道免於刑戮在下之謀始也刑期无刑必也无訟在上之謀始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伊川曰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剛陽之正應辨理之明而能不永其事

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為獲其辨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對敵也

白雲曰訟之初未始不小有言也永其事則有成終之凶不永所事是以終吉言於初者戒之於始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漢上曰五君也其德中正以不正而訟中正不可也

況以臣訟君乎不克訟者義不克也故歸而逋則其邑人三百戶得以无眚不然五來討二禍及邑人矣歸者二自五而返逋者失位而竄自下訟上於勢為逆於義為非禍患至于逋竄自取之猶拾掇也眚災也

徐氏曰九二所以能逋竄者坎為隱伏故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體險而不正有訟之象然訟者剛健之事故聖人因其才而戒焉食舊德者謂當守其素分而從上不爭也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或從王事无成者謂從王事而不以成功自居也夫訟生於其行之相違而天下之訟又起於矜功而伐善以柔而從剛以下而從上有功而不自居故能不失舊物而終又獲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伊川曰命謂正理失正理為方命方不順也故以即命為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為安貞則吉矣

單氏曰九四剛也故不能无訟剛而處陰故能不克而止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伊川曰元吉大善而吉也

白雲曰九五以中正之德聽天下之訟人之所利見實天下之吉也獄訟之歸虞舜虞芮之質文王其九五之謂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伊川曰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强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

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

或者未必之辭鞶大帶也蓋爵命之服人所敬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何足敬哉褫奪也終朝三褫之蓋言衆所不容而欲奪之之意非已為人所奪也終朝之間人欲奪之者至於再至於三其不足敬也甚矣

☷☵ 坎下坤上

伊川曰為卦坤上坎下内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

之義也一陽為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子夏傳作大人

温公曰師貞丈人吉无咎難之也

伊川曰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

其才識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

廣平曰師貞丈人吉故詩稱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老者成德之稱乞其言足以愈人之疾故曰艾憲其行足以助人之善故曰叟其更事多其作謀審其成德也尊其致道也遠蓋朝廷典刑所頼而非特可以行師也丈人者老者之尊稱而法度所資也師之道以律為主故以丈人言之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

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溫公曰夫治衆不以剛則慢而不振用剛而不獲中則暴而无親上无應於君下无應於民則身危而功不成所施不在于順則衆怒而民不從四者非所以吉而无咎也吉而无咎則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乎

白雲曰剛中而應九二也行險而順師之義也師道必正而後動衆正於九二也能用衆正之九二則可

以王六五是也師者凶危行險之道故曰毒天下而必以順動者盖有義存焉則民從之毒如藥石之攻疾毒之所以去害也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東面而征西夷怨者可謂善補興師動衆之過者也

雷氏曰坎險也坤順也險難作於下而民塗炭王者順人心伐有罪救民於水火之中行險而順者師之道也周官自伍積而至於師可謂衆矣衆而无以正之敗亂而凶欲正其師而非其人則不可得而正矣

丈人者其材長於人者也其材長於人則可以長人故能正師焉自寸積而至於丈則丈者長材也春秋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然則以者用而使之也能用衆正者六五也剛中而應者九二也剛而不中楚子玉所以敗兵也不見應於上燕樂毅所以出奔也

九二能以衆正萬邦則可以賛六五之君王天下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伊川曰水聚於地中為衆聚之象君子觀地中有水

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誠齋曰君子之容民如地之容水能容受之斯能畜聚之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伊川曰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无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令人用師

唯務勝而已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伊川曰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

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子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以威懷萬邦也

安定曰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

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所謂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矣一陽而統衆陰故有懷萬邦之象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伊川曰輿尸衆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

龜山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則輿尸之凶可知

誠齋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於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於先縠皆六三之輿尸者也六三不中不正體柔用剛而居九二賢將之上是以弟子輿尸取凶之道也唐以宦官監軍自取敗衂其是之謂乎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曰左次退舍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龜山曰兵凶器也先王以喪禮處之故上將軍居右則師以右為主師之常也退而左次則失常矣然四以柔順之資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知力不足退而左次未為失常也

誠齋曰善師者不必戰以守為戰亦戰也以退為進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必於進也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伊川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

毒天下其咎大矣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

白雲曰長子九二也以中行師得其道者也弟子六三也以輿尸而凶非獨六三之罪也君使之不當也雷氏曰奉辭伐罪我直彼曲可謂正矣任將非人雖正亦凶此深戒人君之慎將也在師中吉以中行也

皆言九二也於彖言其剛中於二於五不言剛而止言中何也以此知聖人好生惡殺之甚也於師之二五乃隱其剛止稱其中惟恐剛而多殺故也然則聖人之仁天下後世至矣為將帥者不可不知也

一說執言猶云執之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伊川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

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禄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用之必亂邦也

白雲曰先人曰武成之終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又曰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則盡上六之義者其武王乎

雍曰雖大君有命而小人不得開國承家者以小人

无容衆居上之德此武王所以必崇德而報功也崇德則小人勿用矣

穆伯不用簡倫得上六之義矣

䷇ 坤下坎上

伊川曰為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伊川曰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爲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茍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長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

而後則凶矣

漢上曰原再也愼之至也如原蠶原廟之原後夫凶

比道貴先故也

雷氏曰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而被

誅後夫凶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

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南軒曰夫陽明所在不可不依衆人所往不可獨背

方衆陰比乎九五而上六獨在外有背而去之之象也彖辭言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獨言下順從豈非斥上六之在外乎

誠齋曰君子周小人比而曰比吉者此上下之親比非小人之朋比也上親下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離有與則不孤自生民以來至於今未之能易故曰比吉然求比不可速亦不可舒不可速故占度必謹其初謹初必致其詳原筮者占度在初

也元永貞者詳觀上之人三德具而後比之也不可舒故以此之不寧速來以求彼之寧則吉也少後焉凶之道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伊川曰建萬國所以比民親諸侯所以比天下

兼山曰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治而有之皆出於自然之勢也蓋上下之分未立强弱之勢不齊於是大得以陵小衆得以暴寡日趣於亂亡而生

生之理熄矣必有強有德者出焉則大小之勢分衆寡之情一於是有小事大有大比小小大之情親率歸于大定者是先王封建之本也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一者王也方地上有水非澤之所鍾散而相親則各有所比先王以是建萬國而親諸侯王道之本也方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成王時助祭者千八百國春秋之時見於經者止百二十四國其後離為十二合為六

七卒并於秦數百年吞噬屠滅殆盡凡以天下无王故也故易之有比春秋之書王其義一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之初原筮之時也度其所比之人信有剛中之德乎故曰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孚之在已也缶器之質者也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于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非應非比則稱他大抵

人之相比非應則近也遠而非應比亦難矣雖然誠信感人有必應之道故中孚之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是不期應而人自應之也故終能使九五之君因六二六四之薦而與之相比也集粋言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伊川曰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于内自内謂由已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已已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

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内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易之爲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誠齋曰上六无首而凶六三與之相應是相比者非

其人也能无傷已乎仲尼蘭鮑荀卿蓬麻皆戒于親

非其人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伊川曰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

正而吉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

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

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白雲曰九五之君非以力假仁者也蓋有大中至正之道以昭示天下天下自從而比之故曰顯比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故所失者前禽而已是猶上六之不我比也夫以大中至正之道昭示天下无容私焉是以逆則舍之順則取之故彖言不寧方來後夫凶皆自來自後之辭非聖人有以强之也上使中者書曰民心罔中唯爾之中其使中之謂乎

誠齋曰王者之比天下去妙巧捐策謀昭示之以至

正大中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然有比天下之道而无比天下之心可與比天下矣邑人不誡者不誡人而人自親也上使中者上以中正比其下下亦以中正比其上非使之使也不使之使也太王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則驅禽而禽不去成湯征葛而閒之者怨後予則不令而捷於令聖人何心哉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荆公曰陰之為物以陽為首而比之者也乘九五而不承焉比之无首也有陽為之首則陰有所終无首則无所終矣陰先則迷而失道也

徐氏曰乾以陽在上故能首出庶物坤順承天故能大有終

白雲曰上六非天下之所比又不能比人為臣而无君與无元首何異哉是以凶而无所終也三有匪人之傷上有无首之凶皆逆比之道聖人舍之者也四

也初也其知幾乎故能非其應而獲吉以是知比者必求大中至正而比之斯无不吉

☰☴ 乾下巽上

伊川曰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力止之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伊川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唱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不順故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四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蝃蝀在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道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陽大陰小一陰而畜五陽是以為小畜以陰居四又係上位柔得位也卦唯一陰而諸陽皆應故曰上下應之健而巽以卦材言也内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九五剛中正與四合志則志行矣是以亨也小過之六五小者已過大者不應則不雨故曰已上也小畜不止則尚往尚往者宜有所往也往而陰陽和則雨

矣施未行者澤未下也密雲尚往則澤有必下之理君子成已有必能成物之道集

閑閑趙氏曰宫之竒懦而不能强諫志不健也褚遂良置笏乞歸田里辭未巽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者天之鼓舞萬物者也風行天上有潤物巽入之道君子體之以懿文德故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大舜之格有苗孝文之懐尉陀文德之懿也楊

子曰浸以光大不亦懿乎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童溪曰復而自進其格心之事業乎

誠齋曰啟君之善在初止君之不善亦在初故伊尹告太甲以謹厥初名公告成王以若生子縱於初禁於末晚矣初與四為應四止初而初受之有不善未甞不止止而復復而歸於道是雖曰彼之所止而吾實自復於道也成王與周名居成王化而為周名其

德義之吉也又何過咎之有

雷氏曰君之失道初而未彰陳善而閉畜之使復而由於道則敬而好君者也何尤於畜君哉而人臣之義得矣故曰復自道何其咎吉而象以為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白雲曰不能辨之於早至二尤艱矣故牽而後復也牽者勉强之義雖无自復之易然强勉能復猶為吉也非二有剛中之德亦將自失也

誠齋曰復於初善之善也不復於初而復於二善也非善之善也何也初安於復故為自復二勉於復故為牵復牵者强勉之謂曷為其能勉於復也二雖剛而猶居中故能勉於復雖不及初之自復豈不愈於過剛而不受止者乎故亦許其不自失然視何咎之吉則不侔矣

晦菴曰亦者承初九象辭

九三輿說輹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童溪曰初九動之微也其曰復自道則制之之力无勞也九二已形也其曰牽復則制之之力已勞矣至於三則極矣制之之力不亦勞甚乎猶之輿也其行有輻如欲制之使不行非脫去其輻不可也夫脫人之輻而制之使不行則在我失之强在彼易以致怨故不正相與未有能相正者也

西山真氏曰臣案程頤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為陰畜制

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而不可行也陰受制於陽者而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之進猶夫不能正其家室故致反目也臣觀自昔柔闇之主若唐高宗受制於武氏不足怪也隋文剏業之君而亦受制於獨孤何哉由自處之不正故耳頤之言可不為永鑒也哉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伊川曰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内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係於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唯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

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易言交如者異體交也言攣如者同體合也六四柔順之臣而上欲格君心之非下欲止天下之不善常恐力不足而見傷也九五剛明中正之君而行巽順柔克之政四以正匡其君五以正用其臣四之忠誠孚于五五信任而不疑君臣合志同心同德故曰有

孚攣如攣如者攣固而不可解也四五皆言有孚而五又曰攣如者蓋君臣相信固不固在君而不在臣也故戒五而不戒四富以其鄰者謂人君富有天下以信任賢臣故也書云臣哉鄰哉蓋指四而言也且人君之富有天下所貴乎置天下之民於富庶康寧之域風行草偃靡然而為善也豈謂使天下之人奉一人而已哉誠齋以富為善蓋取既富教之之意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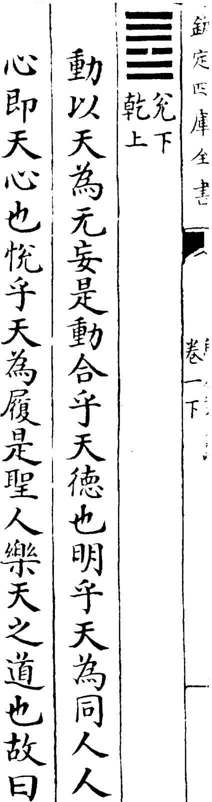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畜道未成則曰密雲不雨者由起自西郊隂先而不應故也至此則畜道成矣隂陽和而後有雨既雨和也既處安也上下並畜而至於和且安者由四尚柔巽之德而負載此任也雖然以臣制君以婦制夫俱非臣與婦之正也守此為正危之道也故曰婦貞厲月幾望者隂已盛矣若既望則不可戒矣盛而又進則必見疑于陽凶之道也故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夫小畜之義只是以柔巽之道而畜之也非如大畜可以力止之也卦以一陰畜五陽畜於初則易復二則牽勉至於三則不可為也雖欲力止如車輿脫去其輪輻而使不行亦不能也適足致其夫怒目相視而失室家之正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小畜之道主乎巽輿脫輻則行不巽也四五孚誠交通則其志行矣至於終不知幾望之戒而猶征焉是以凶也

南軒曰易言月幾望者三皆言分不可踰也歸妹之

六五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中孚之六四曰月幾望馬匹亡无咎盖歸妹以帝女下嫁挾富貴之勢則易以亢滿何以執婦道成肅雝之德哉中孚之時君臣推誠以相與則君必降已以下臣臣以見知而上進上下不相疑而僭逼之端易啟也故皆戒之以月幾望春秋書日蝕三十六月蝕則未嘗書盖日蝕者變之大月蝕者乃其常也君道不可以虧臣道不可以盈也



兌下
乾上

動以天為无妄是動合乎天德也明乎天為同人人心即天心也恱乎天為履是聖人樂天之道也故曰禮義之恱我心猶芻豢之恱我口

履虎尾不咥人亨

南軒曰孔子恭而安有子以禮之用和為貴夫禮未嘗无和樂坦易之道但衆人禮義之心為私慾之心所勝樂放肆而憚繩檢視禮為難事而不知妄意直

行乃所以蹈危也聖人遵理而行心與理一習與性成雖處衆人所甚懼之地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此履虎尾所以不咥人也履之為卦上乾而下兑乾者强行不息之謂兑者和豫可悦之謂强行不息而至於和豫可悦非達於禮者其能至此哉

履禮也有天德而行之以和故能一柔進退履衆剛而不見傷也禮之用和為貴其是之謂乎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白雲曰説而應乎乾則與乾合德是以能履而有不咥人亨之象剛中正九五也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其道下濟而光明疚則不能光明也剛德常過過則疚剛而不過斯不疚矣故允恭克讓堯所以光被温恭允塞舜所以文明皆剛而中正者也謂之不疚者如此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誠齋曰天高地下澤又下之下者也

伊川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

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龜山曰禮莫大於明分分之不明則為下不安於下而志不定志不定則覬覦之心生覬覦之心生則陵僭之禍起而亂之所由作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明道曰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

伊川曰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貧賤矣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爾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其素履

也

誠齋曰君子之在天下非出則處幼而學壯而行初九履之初也必有平生素雅之學然後可以有行非利其身也行其志也无其素而欲行欺也古者學而後行後世行而後學顔子陋巷之禹稷仲舒下帷之伊吕孔明草廬之管樂不如是不為素履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伊川曰九二居柔寛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

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静安恬之人處之則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中不自亂蓋其中心安静不以利欲自亂也

龜山曰剛中而承柔異乎六三之履虎尾也故曰履道坦坦坦坦者言所履夷易而无難也居中處悅而上无應故曰幽人顔淵在陋巷不改其樂是也非中不自亂何以與此苟有應乎上則為禹稷之事非幽人也古之聖人雖在側微若将終身焉中不自亂故

也若夫外鷙而以紆朱懷金為樂則利欲交戰於胷中能不自亂者未之有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眇而跛者也然而處陽其志剛不知其眇而自以為能視很愎自賢而不見已過不知其跛而自以為能履不由其道而驕傲自行故不

足與之有明有行也武人謂武暴之人用于大君以有為肆其躁率无所顧忌非能順履而遠到也其取禍也必矣取伊川雷氏說

彖云履虎尾不咥人亨謂亨非止于不見咥亦天下之亨六三見咥而凶謂凶非止于見咥亦天下之凶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白雲曰九四近剛决之君處多懼之地而能愬愬恐

懼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淵履冰者也豈有不終吉者哉此聖人居危難之道也志行者不失其所志之謂也舜之志孝也文王之志仁也父頑母嚚而克諧以孝舜居難而志行也出羑里而請除炮烙之刑文王居難而志行也

雷氏曰九四以陽處陰則剛而能柔者也剛而能柔則履危而知懼非直前而不顧者也志行者得志而行乎天下之謂也初九之獨行願者獨善其身之謂

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伊川曰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慎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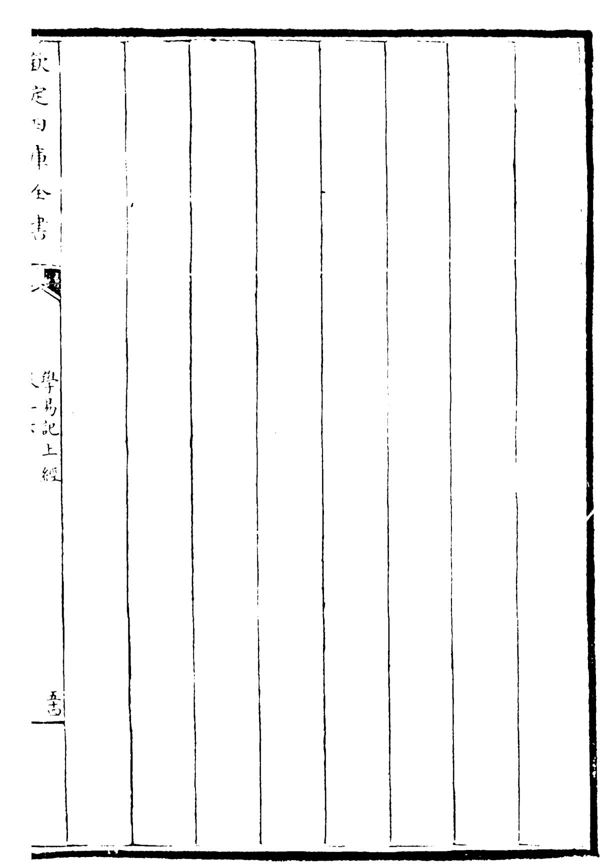
龜山曰履禮也禮之用和為貴故曰履和而至九二九四皆體剛而志柔履而和者也故吉六三體柔而志剛以和為體也而又失位不中和而不以禮節者也九五剛當位而履履而不用和者也故雖正亦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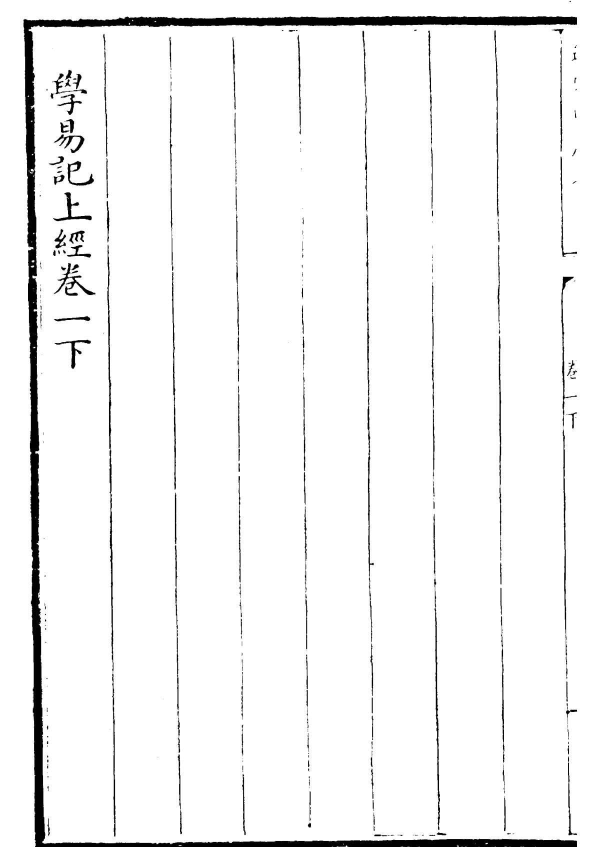
矣

白雲曰彖論中正故發其光明之美文言夬履故示以剛決之戒道之常變如此位正當者猶以用剛而厲則知位非正當者凶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履之上九履道已成而居上位也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謂自視其所履成善則動容周旋之間无非大善之吉也以此在上民咸賴焉故曰大有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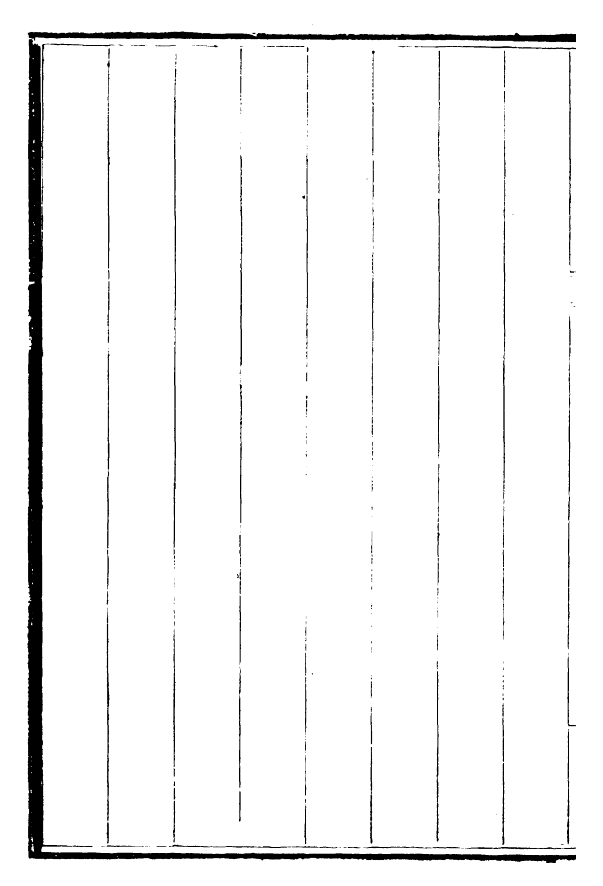
學易記上經卷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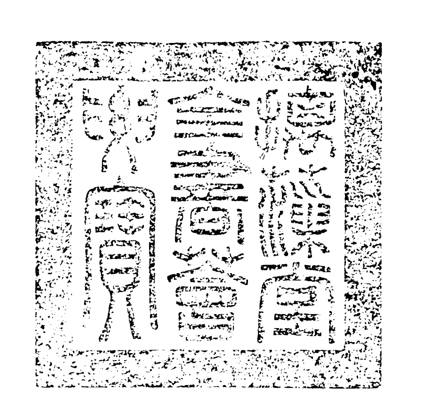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二十頁前六行詩之所謂和平刊本和訛太據詩經改

三十頁後二行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刊本帥訛師今改

三十七頁前八行乃得正而吉也刊本正訛止今改

三十八頁後一行非以力假仁者也刊本仁訛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張映杓